



列傳卷第十三

宋史二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展院等奉

勅修

侯益

子仁智寶孫延廣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勳

藥元福

趙鼎

子延溥

侯益汾州平遙人祖父以農為業唐光化中李克用據太原益以拳勇隸麾下從莊宗攻大名先登擒軍校擢為馬前直副兵馬使征劉守光先登遷軍使破洺州為機石傷足莊宗親以藥傅其瘡及愈改護衛

指揮使梁小將李立李建以驍勇聞軍中憚之會莊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鬪擒其二將遷馬前直指揮使莊宗入汴爲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改本直左廂都校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益率所部斬關先入轉左右馬前從馬直都校領潘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叛益從王晏球攻討會契丹來援益逆擊之破其衆唐河北克其城授寧州刺史入爲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時夏帥李仁福卒子

彝超擅命自立以邀節鉞命益帥師討之明宗不豫遂追還應順初潞王舉兵鳳翔以益爲西面行營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不奉詔執政怒出爲商州刺史蜀軍寇金州益率鎮兵襲擊大破之詔賜襲衣名馬加西面行營都巡檢使晉初召爲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爲聲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爲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爲之

不流從賓乘馬入水溺死築京觀刻石紀功晉祖大喜拜河陽三城節度充鄴都行營都虞候會延光以城降移鎮潞州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七月九日大立戰功故復以此月此日徙卿鎮彭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爲將相鄉勲賢里九月徐州大火益出金粟賑之明年徙鎮秦州克西面都部署階州義軍校王君懷苦其刺史暴虐率衆數千投蜀請爲先鋒下秦城諸州益聞之懼請援於朝又潛遣書於蜀將以達誠意少帝聞之疑爲邊患議徙於內

地會蒲帥安審琦移鎮許下以益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京師詣契丹主自陳不預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漢祖卽位加兼侍中益自以嘗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浚城隍爲備孟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回齎書招益復綿州刺史吳崇暉厚遣之崇暉本秦州押衙益故吏也何重建爲帥遣崇暉奉表以階秦歸蜀授刺史故昶遣之益遂與其子歸蜀昶令重建率川兵數萬出大散關以應之漢祖知其事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軍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時漢祖已不豫召至臥

宋史列傳卷第十三
內謂之曰侯益貌順朝廷心懷攜貳爾往至彼如益來卽置勿問苟遲疑不決卽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蜀軍益懼卽謀入朝會聞漢祖崩景崇欲誅益慮隱帝不知先朝密旨從事程渥景崇里人也益因遣之說景崇曰君致位通顯亦可小知止足何必懷禍人之心爲已甚之事乎况侯君親戚爪牙甚衆事若妄發禍亦旋踵至矣景崇怒曰子去勿爲游說吾將族爾益知不用渥言卽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臣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

肇輩言景崇之橫怒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俄封魯國公景崇聞之遂據城叛益親屬在城中餘七十口悉爲景崇所害及周祖起兵隱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於天下兵不宜輕出况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銳遣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以爲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隱帝遣益與彥超及張彥超閻進卿吳虔裕守澶州至赤岡周師奄至戰留子陂漢軍不利益臨陣見士卒無鬪志又占候不祥乃與焦繼勳等夜謁周祖周祖慰勞遣還廣順初封楚

國公改太子太師俄又改封齊國公顯德元年冬告老以本官致仕歸洛遣使賜茶藥錢帛就撫問之太祖卽位遣賜器幣歲一來朝太祖以耆舊厚待之乾德初劾祀詔綴中書門下班禮與丞相等三年卒年八十贈中書令五子仁愿仁矩仁寶仁遇仁興仁愿至左金吾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仁遇西京內園使仁興右屯衛將軍仁愿子延濟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仁矩從益爲商州衙校益之討張從賓也仁矩首犯賊鋒以功領蓬州刺史充河南牙職從益歷潞徐秦三鎮開運初入爲擅琰使出爲天平行軍司馬漢初

授隰州刺史至郡決滯訟一日釋繫囚百餘獄爲之空民情悅服仕周歷左羽林將軍出爲泗州刺史改通州兼屯田鹽鐵監使宋初歷析雒二州刺史治軍有方略歷數郡咸有善政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六太祖甚惜之特命中使護喪子延廣延之咸平二年進士及第

仁寶以蔭遷太子中允卽趙普妹壻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卽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馳驛召

歸多遜遽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帝以爲然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延世並爲齋郎延齡至殿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已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延廣父歷通祁雒三州刺史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雒州日方

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延廣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從党進討太原太平興國初預初永昌陵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爲用戎人畏服遷閤門祗候會西北戎入寇邊人擾亂求可使徼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延廣時被病強起之遷崇儀副使充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祖賜以名

藥及方遣太醫隨侍其疾亦尋愈戎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爲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草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柰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鬪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爲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殺群盜喪氣

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卽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旣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爲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避其鋒監軍康贇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倔強難制遂詔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

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餽餼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二年春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歿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賙贖甚厚以其子爲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閣門抵候

張從恩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軍節度後唐明宗微時嘗隸存信麾下時從恩尚幼頗無賴明宗甚薄之及即位止授散秩從恩不得志乃退歸太原晉祖鎮河東爲少帝娶從恩女晉初以外戚擢爲右金吾衛將軍未幾改刺貝州遷北京副留守移授澶州防禦使歷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俄判三司安從進叛于襄陽以從恩爲行營兵馬都監少帝嗣位襄陽平遷檢校太尉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少帝自鄴歸汴改鄴都留守錫賚加等仍賜銀裝肩輿二俾迎其家明年契丹擾河朔從恩僅能完守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契丹將趙延昭據甘陵命從

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從恩至延昭遁去詔與杜重威合兵三萬北伐開運初改天平軍節度契丹復擾邊命十五將北征以從恩克北面行營都監二年移鎮晉州又改潞州及契丹入汴從恩欲降從事高防諫曰公晉室之親宜盡臣節從恩不聽乃棄城而去巡檢使王守恩悉取其家財以城歸漢祖漢祖至汴從恩惶懼不敢出漢祖召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以安慰之尋拜右衛上將軍奉朝請周初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周祖征兗州從恩從行世宗嗣位加檢校太師封褒國公宋初改封許國公義之以病克乾德

四年卒年六十九

扈彥珂代州鴈門人幼事王建立以謹厚稱晉天福中建立節制潞州卒遺表薦彥珂得補河東節度左都押衙會漢祖自太原建號擢爲宣徽南院使未幾授鎮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祐初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並據城叛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道出華州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爲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捨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

爲之奈何周祖從其言及平河中以功遷護國軍節度時蒲人彫弊思得良帥鎮撫彥珂暗弱朝議少之廣順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鎮滑州歲餘代歸與鳳翔趙暉俱獻緡帛請開宴不納以滑州李守貞宅賜之世宗嗣位授左衛上將軍顯德三年以老疾上章求退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歸西京太祖卽位遣使就賜器幣數月卒年七十五

薛懷讓其先戎人徙居太原少勇敢喜戰鬪後唐莊宗在鎮得隸帳下累歷軍職明宗時改神武右廂都校領獎州刺史東川董璋遣懷讓率本軍從晉

賊賊平遷絳州刺史清泰初移申州明年表乞罷郡赴代北軍力陳不允晉天福中范延光叛於鄴以懷讓爲招牧使及戰中流矢詔賜湯藥存問又歷沂遼密懷四州刺史所至無善政頗事誅斂楊光遠反青州詔懷讓至闕賜襲衣玉帶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改宿州團練使會契丹南侵少帝幸澶州遣懷讓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率兵萬人緣河而下以守汶陽時契丹歲擾邊陲朝廷擇驍將守要郡命懷讓爲洛州團練使會符彥卿北討契丹以懷讓爲馬軍左廂排陣使又從北面都招討杜重威爲先鋒都

指揮使及重威降契丹於中渡橋懷讓亦在籍中非其志也契丹主北歸留麻荅守鎮州麻荅遣步健督洺州供運懷讓聞漢祖舉義晉陽卽殺步健奉表歸漢漢祖遣郭從義分兵萬餘與懷讓取邢州時僞帥劉鐸守邢臺堅壁拒之不克而還麻荅遣副將楊安以八百騎攻懷讓又命剛鐵將三百騎繼之懷讓戰不勝退保本州契丹大掠其封內及麻荅爲鎮軍所逐楊安亟遁鐸又納款漢祖懷讓乘其不虞遣人給鐸云我奉詔爲邢州帥今率衆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無拒心輒開門迎之懷讓殺鐸奪其城漢祖卽授

以安國軍節度隱帝卽位移鎮同州及殺楊邠等急召懷讓至關會北郊兵敗懷讓降于周祖周祖登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還任加同平章事劉崇入寇懷讓表求西征詔褒之夏陽富人張廷徽誣告趙隱等五人爲盜殺人且享賂懷讓子有光懷讓知之卽諷吏掠治隱等強伏之遣掌書記李炳親校賈進蒙追判官劉震等鍛成其獄隱等皆棄市家人詣闕訴寃懷讓亦自入朝遽獻錢百萬請開宴不納俄捕獲本賊下御史臺鞫問懷讓懼獻馬十匹復不納有司請逮懷讓繫獄周祖以宿將釋不問杖流震等俄以

宋史列傳卷之三十一
懷讓為左屯衛上將軍世宗即位加左武衛上將軍
顯德五年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恭帝即位封祀國
公建隆元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懷讓好畜馬馳馬
有大鳥小鳥者尤奇駿漢隱帝使求之吝而不獻及
罷節鎮環衛祿薄猶有馬百匹橐駝三十頭傾資以
給芻粟朝夕閱視為娛家人屢勸鬻以供費懷讓不
聽及死童僕皆務面以哭蓋其俗也

趙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改焉幽州薊人祖德鈞後唐
盧龍節度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至
樞密使忠武軍節度贊幼聰慧明宗甚愛之與諸子

外孫石氏並育於一宅暇日因遍閱諸孫數十人目
贊曰是兒令器也替八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
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
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
年禮部春榜久之延壽出鎮宣武軍因奏署牙內都
校清泰末晉祖起并門命延壽以樞密使將兵屯上
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祖以契丹之援引
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贊獨與
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契
丹署為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為范陽節度又

署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
壽及平原陷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延壽從契
丹北歸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
進漢祖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
度贊懼漢疑已潛遣親吏趙仙奉表歸蜀判官李恕
者本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鎮
從爲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
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
理難萬全儻復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
爲公申理贊即遣恕詣闕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

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
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大國家甫定務安
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
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於陷竄吾忍不容
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鎮入朝即命爲左驍衛上將軍
徙恕邠州判官贊仕周歷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
世宗南征初遣贊率師巡警壽州城外俄命爲淮南
道行營左廂排陣使世宗歸京留贊與諸將分兵圍
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戰多不利贊獨持重自秋涉
冬未嘗挫衄及受詔移軍尺椽片瓦悉輦而行城中

人無敢睥睨者會吳遣驍將魯公綰帥十餘萬衆泝淮奄至跨山爲柵阻肥水俯瞰城中時大軍已解圍贊與大將楊承信將輕騎斷吳人饗路又獨以所部襲破公綰軍爲流矢所中世宗再征壽春命造橋渦口以通濠泗令騎帥韓令坤董其役俾贊副之屬霖雨淮水漲溢濠人謀乘輕舟奄焚其橋贊覘和之設伏橋下濠人果至贊令強弩亂發殺獲甚衆及世宗移兵趣濠以牛革蒙大盾攻城贊親督役矢集于冑雖被重傷猶力戰遂拔其羊馬城刺史唐景思死焉

圍練使郭延靖以城降世宗詔褒美之又以所部兵

巡撫滁和之間破吳人五百于石潭橋淮南平以戰功多授保信軍節度贊入視事盡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之恭帝即位加開府階宋初加檢校太師移忠正軍節度預平維揚歲餘改鎮延州受密旨許以便宜行事將及州境乃前後分置步騎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無不懾服乾德六年移建雄軍節度秋命將征太原以贊為邠州路部署開寶二年太祖將討晉陽又以為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車駕薄城下分軍四面贊扼其西偏弁人乘晦自突門潛犯贊壘贊率衆擊之久而方

退弩矢貫足太祖勞問數四賜良藥傳之四年改鎮鄜州太宗即位進封衛國公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未見而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贊頗知書喜爲詩容止閑雅接士大夫以禮馭衆有方略其爲政雖無異跡而吏民畏服亦近代賢帥也

李繼勳大名元城人周祖領鎮選隸帳下廣順初補禁軍列校累遷至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永州防禦使顯德初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歲餘改領曹州世宗親征淮上令繼勳領兵屯壽州城南進洞屋雲梯以攻其城繼勳忘於守禦爲其所敗

成者數萬梯屋悉皆被焚召歸闕出爲河陽二城節度議者以爲失責帥之義及再幸壽春回左授繼勳右武衛大將軍又以其掌書記陳南金禪贊無狀并黜之顯德四年冬復從世宗南征及次迎鑾卽命繼勳帥黑龍船三十艘於江口灘敗吳兵數百獲戰船二艘以功遷左領軍衛上將軍七月改右羽林統軍六年春世宗幸滄州以繼勳爲戰擢左廂都部署前澤州刺史劉洪副之俄權知邢州恭帝卽位授安國軍節度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太祖平澤潞繼勳朝于行在卽以爲昭義軍節度是秋率師入河

東燔平遙縣俘獲甚衆建隆二年冬又敗并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延彥及第延勳來獻乾德二年詔與康延沼尹訓率步騎萬餘攻遼州太原將郝貴超領兵來援戰于城下繼勳大敗之州將杜延韜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送款於繼勳卽遣內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奏詔褒之未幾并人誘契丹步騎六萬人來取遼州復遣繼勳與羅彥瓌郭進曹彬等領六萬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軍於城下五年加同平章事開寶初將征河東以繼勳爲行營前軍

都部署敗并人於渦河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命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駕至城下分軍四面繼勳柵其南三年春移鎮大名太平興國初加兼侍中俄以疾求歸洛陽許之賜錢千萬白金萬兩是秋上表乞骸骨拜太子太師致仕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尋卒年六十二贈中書令繼勳累歷藩鎮所至無善政然以質直稱信奉釋氏與太祖有舊故特承寵遇弟繼偓亦有武勇周顯德末補內殿直宋初累歷軍職開寶中爲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三年遷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坐事改右衛率府率六年加本衛將軍領

宋史卷之三十一
獎州刺史累至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繼勳子守恩至如京使守元至北作坊使守徽爲崇
儀副使

藥元福并州晉陽人幼有膽氣善騎射初事邢帥王
檀爲廳頭軍使以勇敢聞事後唐爲拱衛威和親從
馬鬪軍都校天平軍內外爲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
爲深州刺史開運初契丹陷甘陵圍魏郡師次於河
少帝駐軍澶淵契丹陣於城北東西連亘掩城兩隅
登陣望之不見其際元福以左千牛衛將軍領兵居
陣東偏澶民有馬破龍者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卽浮

梁可奪契丹信之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
百騎爲一隊躍出而鬪元福奮鐵槌擊契丹斃者數
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見元福
力戰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之忠烈無以過之
元福三馬皆中流矢少帝擇名馬賜之明日將戰面
授元福鄭州刺史爲權臣所沮止刺原州俄改秦州
明年契丹復入命元福與李守貞符彥卿皇甫遇張
彥澤等禦之於陽城爲右廂副排陣使晉師列方陣
設拒馬爲行砦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晉人之
水士馬飢渴鑿井未及泉上輒壞塞契丹順風揚塵

諸將皆曰彼勢甚銳俟風反與戰破之必矣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竒也元福乃率麾下騎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契丹大敗追北二十餘里殺獲甚衆敵帥與百餘騎遁去以元福爲威州刺史會靈武節度王令溫以漢法治蕃部西人苦之共謀爲亂三族會長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率衆攻靈州令溫遣人間道入奏乃以河陽節度馮暉鎮朔方召關右兵進討以元福將行營騎兵元福與暉出威州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

邀暉行李元福轉戰五十里殺千級禽三十餘人又遣部校援出令溫護送洛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齎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衆數萬布爲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軍軍中大懼暉遣人賂以金帛求和解彥超許之使者往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邀我於險旣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豈可信哉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禽矣暉驚曰柰何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爲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

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遂率衆進擊敵衆果潰元福即舉黃旗以招暉暉軍繼進彥招大敗橫尸蔽野是夕入清邊軍明日至靈州元福還郡詔賜暉元福衣帶繒帛銀器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於鳳翔時兵力寡弱不滿萬人蜀兵數萬來援景崇至寶雞依山列柵都監李彥從以數千人擊蜀軍衆寡不敵漢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驅之下令還顧者斬衆皆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二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鳳翔平以功遷淄州刺史周廣順初王彥超討徐州

叛將楊溫以元福爲行營兵馬都監數月克之率師還京改陳州防禦使未幾劉崇引契丹擾晉州命攝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爲西北面都排陣使軍過蒙坑崇夜燒營遁峻令元福與仇超陳思讓追至霍邑既行又遣止之元福謂思讓等曰劉崇召契丹擾邊志在疲弊中國今兵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周祖知其事明年因調兵戍晉州謂左右曰去年劉崇之遁若從藥元福之言則無邊患矣俄與曹英向訓討慕容彥超於兗州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詔元福自晉州率所部入朝

宋史列傳卷第三十九
即遣東行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周祖謂曰比用曹
州防禦使鄭璋我度彥超凶狡多計謀恐璋不能集
事選爾代之已敕曹英向訓不令以軍禮見汝及至
軍中英訓皆尊禮之當時有為宿將築連城以圍充
彥超晝夜出兵元福屢擊敗之遂閉壁不敢出十餘
日元福營柵皆就又穴地及築土山百道攻其城會
周祖親征元福以所部先入羊馬城諸軍鼓譟角進
援之以功授建雄軍節度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敗走
太原遂縱兵圍其城以元福為同州節度充太原四
面濠砦都部署時攻具悉備城中危急以糧運不

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
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為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為
後殿崇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師還加檢校太尉
移鎮陝州又歷定廬曹二鎮宋初加檢校太師九月
卒年七十七贈侍中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
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曲致禮待或加以贈遺
時稱驍將

趙晁真定人初事杜重威為列校重威誅屬周祖鎮
鄴中晁因委質麾下周祖開國擢為作坊副使慕容
彥超據兗州叛以晁為行營步軍都監兗州平轉作

坊使晁自以逮事霸府復有軍功而遷拜不滿所望居常怏怏時樞密使王峻秉政晁疑其軋已一日使酒詣其第駿峻峻不之責世宗嗣位改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賀州刺史從征劉崇轉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兼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軍至河內世宗意在速戰令晁倍道兼行晁私語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未易敵也宜持重以挫其銳好謙以所言入白世宗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他人所教言其人則舍爾不言當死好謙懼遂以實對世宗卽命并晁械於州獄軍迴始赦之及征淮南改虎捷左廂領閬州防禦使充前軍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又爲緣江步軍都指揮使時李重進敗吳人于正陽以降卒三千人付晁晁一夕盡殺之世宗不之罪壽春平拜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孟懷等州觀察措置等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未幾以疾歸京師卒年五十二太祖甚悼之贈太子太師再贈侍中晁身長七尺儀貌雄偉好聚斂處方鎮以賄聞以周初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之分故太祖常優禮之再加贈典馬子延溥

延溥周顯德中以父任補左班殿直宋初爲鐵騎指

揮使開寶初太祖親征晉陽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為帳下牙軍轉殿前散員指揮使九年改鐵騎都虞候太宗即位遷散指揮都虞候領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轉內殿直都虞候三年改馬步軍都虞候從平太原略地燕薊六軍扈從有後期至者帝怒欲寘于法延溥遂進曰陛下巡行邊陲以防禦外侮今契丹未殄而誅譴將士若舉後圖誰為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師還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本州防禦使五年殿前白進超卒即日以延溥為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坐遣親吏市竹

木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筭責授登州團練使令赴任是冬帝北巡至大名復以延溥為本州防禦使即命為幽州東路行營壕砦都監詔修緣邊城壘逾年加涼州觀察使仍判登州又為鎮州兵馬都部署俄判霸州雍熙二年改蔚州觀察使判冀州會命曹彬等北征又與內衣庫使張紹勅引進副使董愿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監師還命知貝州改滑州部署四年再知貝州以疾求代代未至卒年五十贈天德軍節度子承彬至內殿崇班承彬子咸一為虞部員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聖八年進士及第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
偽蜀赤岡之戰後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
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鼎為
將皆忍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
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
彦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列傳卷第十三

列傳卷第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尚書右丞相襲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郭崇 楊廷璋 宋倜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 曾孫凱

康延澤 王繼壽
高彥暉附

郭崇應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
祖名止稱崇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
為卒後唐清泰中為應州騎軍都校晉祖割雲應地
入為契丹崇耻事之奮身南歸歷鄆河中路三鎮騎

宋史列傳卷第十四
軍都校開運中戍大原會漢祖起義以崇爲前鋒入汴改護聖左第六軍都校領郢州刺史改領富州從周祖平河中以功遷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周祖鎮鄴以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使乾祐三年冬崇從周祖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劉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遣馮道等迎湘迎公斌於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南侵周祖北征次于澶州爲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在京師聞變遣崇率七百騎東拒贇遇於睢陽崇陣于牙門外贇懼登同樓呼崇曰汝等何遽至此崇曰澶州軍變

遣崇等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贇召崇升樓崇未敢登卽遣道下與語崇乃登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泣俛首久之儀而贇所領衛兵都校張令超以衆歸崇贇親將賈正等數怒目視道將害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非關令公事崇卽送贇就館舍廣順初領定武軍節度又爲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署兼知步軍公事未幾復升陳州爲節鎮以潁州隸焉命崇爲節度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周祖不豫促還鎮所世宗立并人侵潞州命崇與符彥卿出固鎮以禦之世宗親征又副彥卿爲行營都部署

師還加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戊戌德軍節度四年世宗
征淮南契丹出騎萬乘餘掠邊崇率師攻下束鹿縣
斬數百級俘獲甚衆五年天清節崇來朝表求致政
不允賜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遣之世宗平關南至
靜安軍崇來朝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
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
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
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
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大祖笑曰果
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盧軍節度重進

叛改命崇爲節制乾德三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
震悼贈太師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妻即明德皇后之
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儀副使知常州卒
次女爲仁宗皇后天聖三年詔贈崇尚書令兼中書
令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允恭太傅安德軍節度六
年又詔追封崇英國公加贈守璘永清軍節度兼中
書令允恭忠武軍節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禁
閣門祇候副使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彛女爲西染院
副使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

宋史卷第四
三
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
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
拒姊乃從之周祖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周
祖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
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爲淑妃擢
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
即令召洪裕赴闕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
定少尹廷璋歷皇城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
世宗自澶淵還京言廷璋有幹材遷客省使俄爲河
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

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就命即圖之廷璋至屏左右
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載路俄聞周主崩廷
璋嘔血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左驍衛大將軍充宣
徽北院使征劉崇以爲建雄平節度在鎮數年頗有
惠愛前後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高壁等砦獲刺史
軍校數十人俘其民數千戶獲兵器羊馬數萬計并
人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興同白
壁等十餘砦會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謙
溥領州事謙溥至并人來攻其城議者以爲宜速救
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爲攻城具

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許以重賞由間道遣人約謙溥爲內應既至即銜枚夜擊城中鼓譟以出并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奏至世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詔褒之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保顯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東界下堡砦十三降巡檢使靳漢晁等三人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李筠叛潛遣親信使齎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即下詔委以經略及車駕親征詔廷璋率所部入陰地

分賊勢賊平歸鎮是秋來朝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鄜州開寶二年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四年卒年六十賻帛二百匹廷璋美髯長上短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

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廷璋子七人皆不爲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崇勳後唐樞密使重誨子也廷璋子垣垣皆進士及第垣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判官垣爲都官郎中

宋偓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天德軍節度兼中書令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渥廷浩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補殿直遷供奉官晉祖嘗事莊宗每偓母入見詔令勿拜因從容謂之曰朕於主家誠無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主所知

也今主居輦下薪米爲憂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偓分司就養敕有司供給至於醢醢率有加等漢祖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奉書偓母與偓結昏卽永寧公主也累授北京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卽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周祖舉兵向闕時偓在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偓率所部兵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謂偓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偓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順初丁內艱服除授左監門衛上將軍世宗征淮南令偓與左龍武

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劉建於
壽州四面巡檢師還以偓爲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
廂都排陣使又爲廬州城下副都署吳人大發舟師
次東沛洲斷蘇杭之路世宗遣偓領戰艦數百艘襲
之又遣大將慕容延釗率步騎而進水陸合勢大破
之世宗嘗次于野有虎逼乘輿偓引弓射之一發而
斃及江北諸州悉平畫江爲界世宗駐迎鑾命偓率
舟師三千沂江而上巡警諸郡師還復授滑州節制
又移鎮鄧州恭帝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宋初加檢
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司超副之
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偓察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偓
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揚州爲行營排陣使
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來朝徙鎮華州會鑿池都
城南命偓率舟師數千以習水戰車駕數臨觀焉五
年改忠武軍節度開寶初太祖納偓長女爲后偓本
名延渥以父名下字從水開寶初上言改爲偓三年
徙邠州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二年移定國軍節
度四年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詔偓與尚食使侯昭
愿領兵萬餘攻城南面師還歸鎮五年冬車駕幸大
名召偓詣行在詔知滄州六年封邢國公俄遷同州

九年又爲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師命
偓知霸州歸闕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廢朝贈侍中
謚莊惠中使護塋偓莊宗之外孫漢祖之婿女即孝
章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子元精至供備庫使元
度至供備庫副使元亨並至左侍禁閣門祇候
初孝章寢疾語晉國長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
族屬不敦睦貽笑於人景德中偓幼子元翰果詣京
府求析家財真宗聞之詔釋勿問仍諭其族屬務遵
先后遺戒焉元度子惟簡爲殿直惟易爲奉職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

少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
依之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爲富家子隨之將
劫其財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
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漢祖
不納客於周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拱知客押牙
周祖即位授宮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
軍并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
於虜亭南殺三百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
又敗其軍於壺關師還會征慕容彥超命爲都監賜
以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即日遣行賊平命爲陝州

巡檢未幾改容峇使知陝州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
紹基欲求繼襲即自領使務朝廷益禁兵戍守命拱
權知州事俄遷內客峇使嘗請禁州民賣軍裝兵器
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帥
犒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軍宣徽南院
使劉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澤州令拱
監護之世宗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
兼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
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
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召拱與鳳翔

王景並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砦復命拱爲西南面
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
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
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
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爲建雄所敗
奔堂倉又爲勁卒所逼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巒孫
韜等千五百餘由是劔門之下州邑營砦望風宵遁
秦鳳階成平召歸寘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罽繒
帛鞍勒馬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京留
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

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卽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爲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叙秦鳳功加檢校太尉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爲吳人所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功壽春俟其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者復遣本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南軍二千于黃著砦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爲武寧軍節度命領其屬駐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俄充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師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太河踰大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爲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

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城守遠見擒乾德初
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
舍好聲妓縱酒爲樂府政廢弛群盜晝劫太祖聞之
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繼勳
曰洛久不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爲也太平興國初
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年代王彥超判
左金吾衛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以銀五千
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咸平初真
宗聞拱之後有寒綬流離者錄其孫懌爲國子助教
拱子德明至洛苑使皇祐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身德

明子悅爲虞部郎中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下士少事後
唐魏王繼岌從繼岌討蜀還至渭南會明宗卽位繼
岌遇害左右遁去彥超乃依鳳翔重雲山僧舍暉道
人爲徒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
此給資帛遣之時晉祖帥陝乃召至帳下委以心腹
及移領太原將引兵南下遣從事桑維翰求援契丹
以彥超從行天福初累遷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
揮都虞候領蒙州刺史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
左廂都校出爲復州防禦使周祖平內難後北征契

丹以彥超爲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祖入汴時自彭門迎湘陰公入纘位會軍變周祖革命卽命彥超權知徐州節度未行湘陰公舊校鞏廷美據州叛真拜彥超武寧軍節度命討之彥超督戰艦破其水砦乘勝拔之又與樞密使王峻拒劉崇於晉州彥超以騎兵進崇遁去授建雄軍節度復以所部追賊至霍邑賊步騎墮崖谷死者甚衆彥超歸鎮所俄改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河中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劉崇南寇命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從戰高平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

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鷹驅以先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師還改忠武軍節度加兼侍中詔率所部浚胡蘆河城李宴口工未畢遼人萬餘騎來侵彥超擊敗之殺傷甚衆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爲前軍行營副部署敗淮南軍二千于壽州城下吳兵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吳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勢急擊大敗吳人三萬餘衆追北二十餘里還改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嗣

位加檢校太師西面緣邊副都部署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龍耶當日陛下不留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彥超翌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未幾復以爲永興軍節度又以其父光祿卿致仕重霸爲太子少傅致仕乾德二年復鎮鳳翔三年丁外艱起復開寶二年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太平興國六年封邠國公七年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

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金吾七將軍祿彥超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服用咸遵儉約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開寶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俱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即前奏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立園臣之願也行德等竟自陳夙昔戰功及獲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以此許彥超初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

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
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
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
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州縣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
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堂帑
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為之滿歲府財
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
丕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防
禦使永德生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

以孝聞周祖初為侍衛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
德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
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給曰此悲田院耳賊即
舍去繇是免禍周祖為樞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
班乾祐中命賜潞帥常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
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其家永德在潞州聞有密
詔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涖殺永德耶永
德即死無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謂也永德
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
足以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為然止令壯士嚴衛然

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廷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間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寔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

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言至是永德故以此諷遇遇送永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永德妻爲晉國公主授永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和州刺史逾年擢爲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衄時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衆及駐上黨世宗

畫卧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德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彥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以永德領武信軍節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穎爲隸人曹澄等所害因奔南唐冒議南征永德請行自効許之

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誘之傍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執澄等三人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備嚴整敵壘西徧有高隴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強弩伏隴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果空砦出鬪永德亟登隴發伏馳入搃之敵衆散走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爲吳人所逼欲退師世宗

怒遣永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千餘于曲溪堰俄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風反吳人稍却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鑊引輕舸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衆奪其巨艦數十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千餘衆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

褒美之冬擢爲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永德率步騎二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卽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諜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會出師討金陵永德以已資造戰船數十

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
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緣
險固置十餘砦圖爲不軌太祖命稷密都承旨曹翰
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
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
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
衛上將軍五年坐市春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市筭
降爲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雍
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
還爲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

衆二年丁內艱起復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
年改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
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
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
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
御卿捷報至衆始歎伏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
恣部下販鬻宋初功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卽位詔羣
臣乘傳出入不得賫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
爭利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
羊爲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爲左衛上將軍真宗卽

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吾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以其孫大理寺丞文蔚釐務洛下以便就養二年冬契丹入邊帝將北巡以承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邊要以老不可從行留爲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授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老命還本鎮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內園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中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承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承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

國大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劉族初承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卧疾承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承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金自是日與承德游一日告適淮水語承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承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承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承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槩繡旗幟承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承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

申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殿中丞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莊宗爲守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

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爲龍捷以全斌爲右廂都指揮使及討慕容彥超于兗州爲行營馬步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

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
砦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
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冬
又為忠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代蜀命全斌為西川行
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
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
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
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
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
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

斛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
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
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
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
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
破中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
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
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
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六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
審超監軍趙崇溘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

王昭遠趙彥韜引兵未戰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誥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六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劔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劔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

達清強北擊劔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劔州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延讓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搆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制置必須諸將僉議至是

雖小事不能即決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
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
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
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
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
軍有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
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爲所脅乃匿
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帥全
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
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

爲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
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
縣皆起兵應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
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
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
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
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
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
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爲
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

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旣衄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裕者師雄署爲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于成都市俄處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所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權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逐州牙校王可瓌率州民爲

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於金堂推謝行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爲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

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詔曰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

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泊命旋歸尚欲含忍而銜寃之訢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代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

董茲銳旅奉我成謀既居克定之金功宣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清謐卽時凱旋懋賞策勲抑有彛典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向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金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爲崇義軍金州爲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巴克金陵還卿節

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爲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爲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供奉官閣門祗候曾孫凱

凱字勝之祖審鈞嘗爲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遂家京兆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竒之爲言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爲

三班奉職監鳳翔蓋屋稅歷左右班殿直監益州市
買院慶州合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先是守卒
掃遺稗自入凱禁絕而衆欲害之事覺他監官皆坐
故縱凱獨得免自右侍禁雒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祇
候定邢趙都巡檢使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
橋染枝谷遇夏人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千伺
候烽前後斬首三百餘級獲區落馬牛橐馳器械以
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
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遷邊寇猶鈔掠以爲內殿崇
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巴山護糧道于青

眉浪寇猝大至與巴山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
與巴山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賊衆三萬凱以兵
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又斬首百餘級賊自蹂
踐死者以千數遷南作坊副使後爲并代州鈐轄管
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邪谷轉
戰四十里至杜肱川大敗之復得所掠馬牛以還經
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領資州刺史又
之召還未及見會甘陵盜起即命領兵赴城下賊平
拜澤州刺史知邠州未幾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
澤州團練使歷環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

武四廂綿州防禦使累遷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日帝諭以唃氏未征交易阻絕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接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袍鼓藪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兔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罷之尤篤好於故舊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覲遣延澤往巡檢遷內染院副使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湖湘時荆南高保融卒其子繼冲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往撫之且察其情偽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荆峽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爲鳳州路馬軍都監破白水閣子二砦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蘇路會大軍克劔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爲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爲晉州刺史時有

宋史及傳卷第百四十一 二十八
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為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即殺之未晚諸將不能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瑋率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瑋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為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仕晉祖為尚食使改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為隨澤二州刺

史周祖北征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并從

順中為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從世宗征劉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真拜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宋初李重進叛以延沼為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改懷州防禦使乾德六年命李繼勳等征河東以延沼為先鋒都監太祖親征太原以延沼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潞州會以疾歸郡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八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

歷諸司副使仕周為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為天長
軍使顯德五年遷和州刺史宋初為左驍騎大將軍
再遷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徒治安陵隧道
大軍伐蜀為鳳州路壕砦使與元降王全斌命繼濤
權府事孟昶降全斌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
送昶歸闕守訥白全斌言繼濤問昶求官妓金帛全
斌遂留繼濤止令守訥送昶俄詔以繼濤為彭州刺
史綿州軍亂劫全師雄為帥率衆攻彭州繼濤與都
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
成都素與通事舍人田欽祚有隙會欽祚入朝乃

奏繼濤以他事太祖驛召繼濤將百質之道病卒詔
曰故彭州刺史王繼濤先登擊賊身被重創優卹未
加齎志而歿故階州刺史高彥暉帥師討賊奮不顧
命垂老之年殞身鋒鏑永言痛悼不忘于懷宜各賜
其家粟帛

高彥暉薊州漁陽人仕契丹為瀛州守將世宗北征
以城來降遷耀階二州刺史王師伐蜀為歸州路先
鋒都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
共討之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
至遇伏發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

請收兵詰朝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給之曰
公食厚祿遇賊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
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
彥暉老將練習邊事上聞其歿甚痛惜故並命優恤
之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
思晦之奏雖魏文不疆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
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偓抗章以察重進自
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
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

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
勲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
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
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啓禍變太
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貨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
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
稱焉

列傳卷第十四

列傳卷第十五

宋史二百五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迴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矜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

萬曆三十五年刊

嘗與語竒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啟太祖訊鞫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卧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二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款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令皇第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事以副之不宜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

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裊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二年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

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庶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

以廣其居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為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賂散法及劉偉偽作攝牌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為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為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辭辭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

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勲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塋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

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
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
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
然晦朔屢更荐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
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
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
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譎之輩蒙蔽睿聰
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
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

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
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
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
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
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疑滯理貴變
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稽緩
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
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
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
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

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首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

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阨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柰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盖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免恢復漸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

帥能遵成筭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
既邊鄙有備更復何虞况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嗇神
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
丹較勝負哉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
忠純觀者咸嘉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
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
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
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陳王元僖上言曰
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

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
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
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爲心歷考
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况爲邦在於
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爲政
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
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
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
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
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

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
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
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
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
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
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
以馳騫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
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
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
知慮庸淺空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之誠俯察物情

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
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
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毗倚古人耻其君不及堯
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
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
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
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
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彊直皆此類李
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
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

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赦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

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大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項屬微疴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

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爲出次發哀賜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賻絹布各五百匹米麩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

爲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不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

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
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
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
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
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
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
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
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
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
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

舊祖吉守郡爲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
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
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
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柰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
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真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
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彞才高
王佐翊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勲蕭何指
蹤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巖廊
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
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茲爲茂

典以答舊勲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宗羽林
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固
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
辰言其清幹遂命即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
位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
芻糧至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
緋魚袋先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
其非使請許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
定州會以曹璨知州徙安易爲通判未幾代歸又表

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
建議以蜀地用鐵錢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爲不
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
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
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
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其精好俄墜殿階皆
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詰猶嘉其用心賜
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旣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
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知襄廬二州
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纂錄

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脩安易略涉書傳性強很好談世務而踈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旣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爲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輜輶車龍輻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

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做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

侯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遷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爲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旣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旣不欲穿壙動土則龍輜攢木題湊蒙擲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理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爲凶穢目羣官爲顛倒指梓宮爲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浼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觀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觀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

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爲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朝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爲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不立

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
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
章爲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曾
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
太后母儀天下主上考極曾顏况上僊之初卽有遺
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
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
斯况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
高所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
情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
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
事詞多鄙俚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
十六贈工部尚書錄其子承慶爲國子博士孫從政
爲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
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
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
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
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
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

得政及其當撥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
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簿歛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
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
爲戒後背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太議閉門觀書取
決方冊他日竊視乃曾論耳普傳說告商高宗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爲
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爲治氣象
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
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
交之心歟君子惜之

列傳卷第十五

列傳卷第十六

宋史二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吳廷祚 子元輔元載元辰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繼和

吳廷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爲親
校廣順初授莊宅副使遷內軍器庫使知懷州入爲
皇城使會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以廷祚權知鄆州
世宗卽位遷右羽林將軍充內客省使未幾拜宣徽

北院使世宗征劉崇爲北面都巡檢使師還權判澶州歸闕加右監門衛大將軍俄遷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廷祚督丁壯數萬塞之因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旬訖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是夏河決鄭州原武縣命廷祚發近縣丁壯二萬餘塞之師還以廷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會李筠叛廷祚白太祖曰潞城崑險且阻太行賊據之未易破也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

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進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其衆敗走及討李重進又爲東京留守建隆三年夏帝謂之曰卿掌樞務有年于茲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爲憂故先告卿卽以爲雄武軍節度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藪多材植古伏羌縣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畚取其材以給京師西夏酋長尚波于率衆爭奪頗傷役卒防捕繫其黨以狀聞上令廷祚代防賫詔赦尚波于等夏人感悅是年秋以伏羌地來獻乾德二年來朝

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
命爇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未幾卒年五
十四贈侍中官給葬事廷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
喪絕水漿累日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尤崇奉
釋氏子元輔元載元範元辰元吉元慶元範元慶仕
皆至禮賓副使元吉閣門祗候元吉子昭允太子中
舍元慶子守仁內殿崇班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周廣順中以父任補供
奉官世宗嗣位遷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
巡檢累官至定州鈐轄卒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遜昭

普並閣門祗候

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廷
祚出鎮秦雍並補衙門都校廷祚卒授供奉官太平
興國三年加閣門祗候與太祝毋賓古使契丹九年
擢為西上閣門副使出知陝州雍熙三年徙知秦州
州民李益者為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
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
數百家郡為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
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
益厚賂朝中權貴為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

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
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
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
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鞫于御史府
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
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
端拱初遷西上閣門使淳化二年加領富州刺史俄
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遊蕩民無贏餘悉市酒肉
爲聲技樂元載禁止之吏民細罪又不少貸人多怨
咎及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都不

守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
載至闕遣人閱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
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
衛將軍致政卒年五十三子昭明爲內殿崇班昭矩
太子中舍

元稹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選尚太宗第四女蔡國
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正月領愛州刺史
是冬領本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有事北邊元稹表求
試劇郡命知鄆州逾年召入尋知河陽還朝改鄆州
觀察使特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奉祿賜予悉增之

再知河陽淳化元年以主疾召還主薨復遣之任五年秋霖河溢奔注清泚城壘將壞元扆躬涉泥滓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抄以避水元扆命濟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扆所部賴以獲安真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時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與遼人戰元扆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既而超輩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滿吏民詣闕貢馬䟽其善政十事願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屬歲旱吏白召

巫以土龍請雨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景德三年代歸拜武勝軍節度三年以陵域積水議堙掘溝澗命爲脩諸陵都部署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澤潞皆分轄戍卒後并於太原至是以元扆臨鎮遂分領澤潞晉絳磁隰威勝七州軍戎事委元扆專總之東封表求扈從命祀青帝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符四年以祀汾陰恩改領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下元扆被疾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忠惠子第進秩者五

人五年薨元辰時上元欲觀燈帝爲移次夕元辰性
謹讓在藩鎮有憂民心待賓佐以禮喜讀春秋左氏
聲色狗馬一不介意所得祿賜卽給親族孤貧者將
赴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祿仕者皆爲表薦
餘皆均奉贍之公主有乳媪得入參宮禁元辰慮其
去後妄有請託白上拒之真宗深所嘉嘆於帝壻中
獨稱其賢及歿甚悼惜之且以元辰得疾本州不以
聞詔劾其官屬子守禮至六宅使澄州刺史以帝甥
特贈和州防禦使守嚴至內殿崇班天禧中錄守嚴
子承嗣承緒並爲殿直守良爲內殿崇班守讓閣門

祇候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
服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爲先鋒都校聞崇
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
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
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卽位訪求弘肇
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
共將王室爲姦邪所稱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
史氏家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
母弟福崇矩素生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

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南康還判四方館事宋初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陽以所部攻大會砦拔之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環同破筠衆於碾子谷及平澤潞遣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曰上黨臣鄉里也臣父尚豪英願護襯歸京師許之賜予甚厚師還會判三司張美出鎮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

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劔南初平禁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孥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未幾翰敗滅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爲後殿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爾固辭得免時趙普爲相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

待之漸薄伸銜之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
明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
以爲酸棗主簿仍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爲
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
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秋出爲邕貴潯賓橫欽
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
下軍士咸憚於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
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抵其洞穴
撫慰以已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代還拜右千牛衛
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渥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

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元靖崇矩性
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貴見其子孫必
厚禮之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慮
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
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
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
自遠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爲神仙
試已終無悔恨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誕辰
必遣繼昌奉幣爲壽嘗畀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

三年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爲繼昌聘婦太祖聞之頗不悅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繼昌同日遷如京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鎮國軍牙職入爲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饑多盜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平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酋喻雷燒者久爲民患以金帶遺繼昌繼昌爲

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砦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僞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繼昌屯馮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

宋史列傳卷之九十九
功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
年將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
近臣充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
韓杞同至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
爲西上閤門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
陵寢以汝州近洛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
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鈐轄大中祥符元年
進秩東上閤門使俄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
三遣尚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
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

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
檢鈐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衛仗其子
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
迎拜爲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饌賜
之翌日主入對帝問繼昌疆隄能飲食拜連州刺史
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
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櫬以歸錄其子贊善大夫
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旦爲侍禁繼昌性謹厚士大
夫樂與之遊爲治尚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上
官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

正令斬之繼昌徐爲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遵勗初尚主詔升爲崇矩子授昭德軍留後駙馬都尉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詞詞遷永興節度署爲牙校詞將卒遺表薦仁贍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宋初授武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飛龍使建隆二年遷右領軍衛將軍充樞密承旨高繼冲請命以仁贍爲荆南巡檢使繼冲入朝命知軍府乾德初遷左千牛衛大將軍

不踰月加內客省使二年春召赴闕擢爲樞密副使七月加左衛大將軍興師討蜀命仁贍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初劔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帝幸

洛以仁贍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及召沈倫赴行在以仁贍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駕還遂判三司俄命權宣徽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北院使兼判如故加檢校太保四年親征太原充大內部署仍判留守司三司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師還加檢校太傅五年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奏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筭既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贍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及載具伏罔上爲市竹木入官端爲奏府親吏喬璉請

託執事者貶旻爲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戶判四方館事程德玄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圭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興左衛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並坐販竹木入官責降罰奉是歲車駕北巡命仁贍爲大內部署七年春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爭辯帝前仁贍辭屈責授右衛大將軍翌日改唐州防禦使月給奉錢三十萬仁贍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並降秩先是仁贍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爲奸怙恩寵

無敢發者前年發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會屬吏陳恕等數人率以皦察不畏強禦自任因議本司事有不協者朝參日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帝詰之仁瞻屈伏帝怒甚故及於譴而恕等悉獎擢琪與恕等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瞻故亦左降仁瞻既失權勢因怏怏成疾數日卒年六十六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王仁瞻領邦計積年恣吏為姦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朕悉令罷之命使分掌仁瞻再三言恐虧舊數朕拒之未踰年舊獲千緡者為一二萬緡萬緡者為六

七萬緡其利數倍用度既足儻遇水旱即可免民租稅仁瞻心知其非頗亦慙悸朕優容之子昭雍為崇儀副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詞詞卒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宋初為軍器庫使太祖親討澤潞及征淮揚並以昭輔為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揚州使江表還命鈞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開寶四年帝以其能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

判三司六年遷樞密副使九年命權宣徽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昭輔不求解職上亦不忍罷會郊祀畢罷爲驍騎衛上將軍逾年卒年六十九廢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其喪歸塋鄉里無子錄其兄子吉爲供奉官敏爲殿直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

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爲國家守爾後嘗獻于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初詞卒昭輔來京師問卜於瞽者劉悟悟爲筮卦曰汝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卽汝主也宜謹事之汝當貴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焉咸平三年錄弟之子諒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從孫鼎爲右班殿直言至內殿崇班吉子隨敏子咸並進士及第隨爲太常博士咸屯田員外郎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肇力戰死之

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而入縱士卒剽略處耘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人衆無敢當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鬪又殺數人鬪未解有所親握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漢初折從阮帥府州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周祖信之黜爲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冤詔復隸麾下顯德中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繼勳初不爲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竒之令升堂拜母

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曰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謀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驛書卽遣處耘部送闕下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遽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能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

州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建隆二年詔歸京師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爲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其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甲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

門高繼冲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覲也慶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冲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宴飲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比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北繼冲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卽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

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砦中逢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爲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爲大將汪端却匿於江南砦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初師至夔州衢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少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

家使酒兇怒恣王氏懇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議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卽延釗圍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謫處耘爲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在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墓於洛陽偏橋村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爲已任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羣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爲太宗

納其次女爲妃卽明德皇后也子繼隆繼和自有傳
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恂
子昭遜爲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
繼隆字霸圖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
官處耘貶淄州繼隆亦除籍會長春節與其母入貢
復舊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
因落魄不治產以游獵爲娛乾德中平蜀選爲果閬
監軍年方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
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爲慮母慰而
遣之代還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偕墜絕澗深十餘丈

絙於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綆以出之會征
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
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
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
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破桃田砦追賊二
十里入潭富砦焚其梯衝芻積復從李符督荆湖漕
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
餉道繼隆屢與鬪糧悉善達日馳四五百里常令往
來覘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殺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
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

矢中額以所冠胃堅厚得不傷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宗見其來時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所料矣吳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檢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

治決河迥體肥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已舟已而繼隆舟果覆棲枯桑杪賴他舟以渡從征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什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千衆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爲先鋒大敗其衆于湖翟河南後爲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即從宜而行敗之于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交屯兵與潘美出征

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駐泊都監嘗
領兵出土鐙砦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
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
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
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
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
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也巳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
析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
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
數千計引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唯岌伽羅
賦十四族怙其衆不下廼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
餘俘斬七千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
屯兵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
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
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
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卽令繼
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
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
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
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爲滄州都部署劉廷

讓與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爲援
既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
力不敵全軍陷沒裁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隆赴闕
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端拱
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爲
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
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
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聞外
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二年
冬送芻粟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

繼隆所領步騎裁一萬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千里而
與尹繼倫列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
之繼隆追奔過徐河俘獲甚衆嘗有詔廢威虜軍繼
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
地淳化初上遣使至定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
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北邊肆孽邊邑多虞陛下
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虞震耀戎容
奏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
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
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令聆聖誨將決親征且一

人旣行百司景從次舍驅馳郡縣供饋勞費滋甚殄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駑弱誓死爲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四年夏召還太宗面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岷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隆爲都監以討之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裨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柅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來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

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并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齋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

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
諸將失期士卒因乏繼隆素剛因慙憤肆殺戮乃奏
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三年春繼遷
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朮遇率兵屯橐駝口
西北雙推以遏絕之執倉族蕃官朮遇來告繼隆遣
劉承蘊田敏會朮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
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
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
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
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爲鎮戎軍真宗即位

改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
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
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
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
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
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
征真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景德初明
德皇太后不豫詔入省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
大入踰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
爲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

為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眾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二年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始下會疾作上親臨問繼和時為并代鈐轄驛召省視卒年五十六車駕臨哭之慟為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謚忠武以其子昭慶為洛苑使從子昭 昭遜並為內殿崇班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真宗廟庭繼隆出貴胄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賓禮儒士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戕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至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行友愛尤至每令入奏機事繼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

行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帶城之為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以為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平州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積粟又屢請益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為濟師則或至失援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連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

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峇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

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為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上出四川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况今繼遷強盛有踰襄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鋁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内外接

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闔敵賊遷未盛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為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群蕃震懼絕無鬪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群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

復愁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若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群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爲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卽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

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鬪妖黨讒散則令掩繫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思未深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時嘗

聞齊州防禦史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卽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歿賞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歿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奉給其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戍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

內地盜賊國之饑民况靈武絕塞西鄙疆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知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爲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鹽禁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入于邊廩其利甚明况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幹之物其名

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軍須况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詔爲便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自是壠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帳砦柵以爲戍守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戎人伺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下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獎別出良藥嫌帛宰酒以賜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

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擐甲常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杖罰過當人多怨焉真宗屢加最勵且爲覆護之嘗上言保捷軍新到屯所多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卽按軍法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而加賜之且以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之他慮人不爲用遣張志言代還旣卽路軍中皆恐其復來六年又出爲并代鈐轄將行請對欲領兵去按度邊壘上曰河東巖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自

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
砦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趙州
躡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寧又命赴將張凝爲緣
邊巡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詔廷每詔書約束
邊事或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卽處大辟
繼和言其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
類悉須裁奏先是繼隆卒繼和耻以遣奏得官久之
遷西上閣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
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遣諸王
率宗室素服赴弔二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諸姪皆

幼令三班選使臣爲主家事弟繼恂至洛苑使順州
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子昭遜爲供備庫使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
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
也吳廷祚策李筠之破如目覩其事誠有將略李崇
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
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謫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
繼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
仁贍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
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

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爲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
于以私然終以許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
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
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畹之貴秉旄繼世抑
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列傳卷第十六

列傳卷第十七

宋史二百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

曹彬 子璨瑋琮

潘美 李超附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
馬使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
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
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
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懿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
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

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三年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還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

請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給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遷引進使初太祖與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曠昔常欲親汝汝何敢踈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旣而賊將改進率兵來援三戰皆敗之遂建平樂爲平晉軍乾

德初改左神武將軍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

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與可無讓六年遣李繼勳克進率師征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圍栢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橋奪馬千餘及太祖至則已分砦四面而自主其北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臬州西南路

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
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
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
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
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
計及浮梁成吳入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
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
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
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守北
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

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
計中旣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
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
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
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
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
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
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

或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旣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

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兩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大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太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

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

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不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徃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

宋史及傳卷第一十七
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決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真宗卽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

惠且贈其妻高氏韓國夫人官其親族門客親杖十餘人八月詔彬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客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

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子璨瑯瑋玳玳珣珧娶秦王女與平郡主至昭宣使玳左藏庫副使玳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閣門使琮西上閣門副使玳之女卽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玳吳王謚曰安禧玳之子佾傳佾見外戚傳傳后兄也榮州刺史謚恭懷

璨字韜光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得與計議彬以爲類已時鍾愛焉遷官苑副使出

高陽關及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中命知定州改尚食使淳化二年領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爲鎮州行營鈐轄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窮追璨慮有伏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改引進使范廷召將兵出塞命璨爲之副丁外艱起復爲廊延路副都部署拜趙州刺史領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馘甚衆入爲樞密都承旨改領亳州團練使契丹入寇命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知定州明年冬拜侍衛

宋史列傳卷第七
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入爲東京舊城都巡
檢使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
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二年春以足疾授河陽節度
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武懿璨起貴胃
以孝謹稱能身奮厲以世其家習知韜畧好讀左氏
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
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爲牙
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
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

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
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
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
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彬卒請持喪不允
改閤門通事舍人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
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
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
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
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
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

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間田春秋耕歛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安妙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閣門使爲

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汾州封泰山進東上閣門使帝以瑋習知河北事廼以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分兵滅撥臧于平涼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祀汾陰進四方館使踰年上表還州事願專督軍旅帝不欲遽更守臣以密

詔敦諭之改引進使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
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确厮囉強盛立遵佐之立
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
得之何以處喃厮囉耶且復有求漸不可制乃以立
遵爲保順軍節度使恩如厮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
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喃厮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厮敦
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
厮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
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
取賞樣丹首乎厮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

來厮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
厮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佶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
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
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
弓門治方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
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
民伏羌首領厮雞波李磨論私立文法瑋潛兵滅其
帳其年喃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二都谷追
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遷
各省使康州防禦使馬波叱臆立柵野吳谷瑋選募

神武軍二百人斬柵獲生口孳畜甚衆宗哥大首領甘遵治兵于任奴川瑋遣間殺遵及破魚用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旣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拶囉隴拶囉隴西藩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誥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拶囉隴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喃厮囉勢蹙退保積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二年德明寇柔遠若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

利以瑋爲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間瑋至歸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殼矢箠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軍以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河陽數月爲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

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間瑕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卧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遯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唵廝囉聞瑋名卽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

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墾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

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
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
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
以爲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
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
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
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
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
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
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

廟庭

琮字寶章兄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
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
兒也及彬領鎮海軍節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彬卒
時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勾當驥驥院群牧估馬
司市馬課有羨再遷西上閣門副使與曹利用連姻
利用貶出爲河陽兵馬都監領內軍器庫遷東上閣
門使滎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爲后禮皆琮主辦除
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既
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

致于理時論稱之出爲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知邠州
遷秦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兼知秦州度羨材
爲倉廩大積穀十渭冀城生羌屢入鈔邊琮懷以恩
信擊牛醢酒犒之多請內屬寶元初南郊召入侍祠
會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復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
久之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義軍以張兵
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
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
蕃倚角圖賊得西川舊費使諭意而沙州鎮王子遣

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
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改陝
西副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副使拜步軍副都指揮
使與夏竦屯鄜州還爲馬軍副都指揮使以疾卒帝
臨奠后再出臨喪就第成服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
中謚忠恪琮小心謹畏善贊謁御軍整嚴死時家無
餘貲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魯國大長
公主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璘以軍校戍常山美少倜儻
隸府中典謁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

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夫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會周世宗為開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出監陝州軍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兇悍信任群小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觀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為招討使美

為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留為巡檢以任鎮撫以功授秦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既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劇賊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畧頗為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銀遣將率眾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眾

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
銀窮感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
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
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
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
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灌等赴闕銀復
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
距廣州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
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攻之以
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

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
天大風火勢甚熾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銀
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
之擒銀送京師露布以聞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
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
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
表遂安八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
赴江陵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
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
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

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
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
艦擒其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
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權以防他變美聞詔
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
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
遣徐鉉來乞緩師上不之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
遷延未能決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
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
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秋命副党進攻

太原戰于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太平興國初改南院
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命將征太原美為北
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
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
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
地險阻為北邊咽喉候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
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既
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眾銜枚奮
擊大破之封代國公八年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
公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寨

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
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
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未幾改都部署判并
州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
咸平二年配饗太宗廟庭子惟德至宮苑使惟固西
上閤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娶秦
王文平州刺史惟熙女即章懷皇后也美后追封鄭
王以章懷故也惟吉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
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敷歷中外人咸稱其勤
敏云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上

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
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字德淵中進士累
擢秘書知康州咸平中入爲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
官屢上書言事遷開封府推官賜緋魚景得初拜虞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頗上
疏言便宜師還命與陳堯咨安撫河北踰年判吏部
銓濬居憲府未耳歲帝寵待之擢樞密直學士宰相
王旦言濬雖有剗劇才然驟歷清切時望未允真宗
曰朕業已許之矣尋知開封能檢察隱微京師稱之
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濬與李宗諤同

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眾以為異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伐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非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皆自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皆自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為

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睿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為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列傳卷第十七

印

